落星墩下寻星踪 鄱阳湖中遇海豚

□向培培 文/摄


小岛一景。

落星墩，亦名落星石，静卧鄱阳湖中。相传，流星自天际坠落，化作这座玲珑小岛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“落星石，周回百余步，高五丈，上生竹木，传曰有星坠此，因以名焉。”整座小岛不过一千八百平方米，岛上牌坊、古寺、七级石塔、小亭相依相伴，小巧玲珑。宋人蒋之奇一句“今日湖中石，当年天上星”，道尽它的传奇；王安石《落星寺》诗中的“万里长江一酒杯”，写的也是这里。

鄱阳湖是季节性湖泊，湖水涨落，赋予落星墩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。丰水期在每年4月至9月，碧波漫涌，石基大半沉于湖水，只余寺塔浮在水面，如烟海仙山，需乘舟方可抵达；待到枯水期，每年10月至次年3月，湖水缓缓退去，辽阔湖床袒露而出，铺展成无边无际的草洲。我们这次是11月初来的，入枯水期已半月，近岸裸露的湖床已经板结，靠湖心的滩涂还湿润，青草鲜润水灵，一眼望去，竟像一片绿色的草原。

那日我们来到时，风雨骤起，惊退了一大拨人，只我们几人披上雨衣、撑起雨伞，一步步向湖中的落星墩走去。越往湖心走，风越狂，雨越急。撑伞的我，要么伞面翻卷，要么雨伞成了风帆，人被风拖拽着走，只好收起伞，任由风雨扑面；穿雨衣的伙伴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狂风撕扯着雨衣，尚未靠近石岛，雨衣已被撕开了口子。脚下的泥地，经雨水一浸，泥泞湿滑，厚厚的淤泥沾满鞋底，每走几步，便像坠了两块秤砣，要蹭去泥块，方能继续向前。大家顶风冒雨，来到落星墩下。湖心风更急，吹得人站立不稳，我们几人只好手拉着手，一步一滑地登上湖心孤石：落星墩的基座是一整块浑然天成的巨石，石面粗粝多孔，一道道横向延展的水痕一层褐、一层灰，这是年年湖水涨而复退刻下的年轮；石缝间，是浪涛长久磨蚀出的凹坑。石岛上，单门飞檐的石牌坊迎面而立，青灰石额上“落星墩”三字沉静古朴；向内便是落星古寺，重檐歇山顶，黑瓦石栏，木构红漆，八字石阶铺展；寺东矗立七级石塔，塔身层层收分，拱窗飞檐，塔刹直指云天；寺西一座六角石亭，重檐舒展。整组古建紧紧依偎在孤石之上，墙基、塔座、亭脚都落在常年浸水的水线上下，饱经湖水浸润、风干，一身沧桑。伫立石岛，忽发遐想，这是鄱阳湖的水晶宫吧，我们踏着湖底碧草，草间随处可见白色小贝壳，一脚踩下，“咔”的一声脆响——水晶宫里的虾兵蟹将，如今都远去了。枯水期水晶宫闭门，凡人才得以入内一观，体会“水落石出，星海浩渺”的天地奇景。

落星墩孤悬于鄱阳湖湖心，在它东北方，大约二三十公里外的湖口，有一著名的石钟山。这座山海拔仅六十余米，石灰岩山体遍布裂隙洞窟，风浪涌入，水石相搏，轰鸣如洪钟，石钟山因此得名。北宋元丰七年，苏轼月夜泛舟绝壁之下，写下千古名篇《石钟山记》。

我们随后也在湖口登舟，见识了长江与鄱阳湖交汇的江湖两色。长江裹挟泥沙，呈浑厚的黄褐色；鄱阳湖水色清碧，两股大水在交汇处相遇，拉出一道绵长清晰的分界线，泾渭分明。众人在湖上，观石钟山如巨象临波。忽然，水面哗啦一响，“江豚！”我正倚着船舷，恰好看见一尾江豚半跃出水，灰润的脊背一闪，溅起细碎莹白的水花，转瞬入波；它身后还有一尾，不曾跃出水面，只在水下悠游，漾开一圈圈温柔涟漪。有人说，遇见江豚，一生好运。

愿家运国运，皆有好运相伴！

冬日东沙

□武文 文/摄

冬日的岱山东沙古镇，正是一年中最冷清的时候。我在一个没什么游客的午后走入镇子，看到很多店铺门扉紧闭，只有暖暖的阳光，静静熨在斑驳的老墙和石板路上。

走在被历史浸泡过的寂静里，几乎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声。一座老电影院闯入我的视线，苏式风格，墙上的五角星和“毛主席万岁”字样，将时光猛地拉回半个世纪前。墙上安装的四个大喇叭，不知播放过多少嘹亮的歌声。

它的隔壁，便是“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”。馆内也静得出奇。巨大的皇带鱼标本在玻璃后闪着冷银色的光，三米长的身躯仿佛一段被凝固的海中神话。我屏息从它身旁走过，与那些沉默的海豚、海豹、鲨鱼标本对视，海的气息仿佛穿透时光，扑面而来。除了渔船模型，还有各式渔具：蟹笼、鳗笼、流刺网、定置网……每一件都浸透着渔民的智慧。这里原是中共岱山县委旧址，1953年至1956年县委在此办公，后迁至高亭。舟山首家私人收藏馆“海曙楼”的主人赵行法先生，将毕生藏品尽数捐出，旧址由此改建成这座博物馆。我想象着他抚摸这些船模、渔具时的神情，那该是一位老人对海洋最深情的注目礼。

东沙古镇的精华在那些深巷老宅。自由弄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条，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，两侧是清一色的晚清民国建筑，马头墙高低错落，如凝固的波浪。

董家院落是自由弄里最值得看的一处。我驻足细看董家门楼：高耸，用三根石条作门框，上有砖瓦装饰，精美的雕刻已经散失，气派仍在。连围墙上也有图案装饰。大门紧锁，透过一扇扇瓦片砌成的漏窗，只见院内野树疏影，一地光阴。董家院落对面是自由弄12号，墙基从平整的大石条变成了不规则的石块，却又严丝合缝，另有一种美感。从门内走出一位清癯的老人，正是屋主，我便和他攀谈起来。他今年76岁，退休后住在宁波。“这房子是我爷爷盖的，他生在光绪年间，算来该有140岁了。这些石头，来自附近的双合石壁。”他语气平淡，像在说昨日之事。我问他是否常回来，他笑了笑：“不常来，清明、冬至回来看看。”说罢，向我们招招手，目送我们去探究其他的老宅。那一刻，整条自由弄仿佛都成了他记忆的陈列室。

当我把手贴在“落地桶”作坊冰凉的青石上，似乎还能触到那股咸腥的风，听见百年前腌制黄鱼时工人们劳作的低语。上世纪50年代后，随着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变化，大黄鱼资源枯竭，落地桶黄鱼作坊陆续关闭，只剩下这些沉默的石头，诉说着一段辉煌而苦涩的往事。

从清末的渔市鼎盛，到民国的商埠繁华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县委驻地，最后凝成今日博物馆里的一件标本、老人口中的一句家常。海浪带走了渔汛的喧嚣，整齐划一的新石板替代了坑洼不平的旧石板。东沙古镇正在经历缓慢的复兴。一些老宅被改造成民宿、茶馆、手工作坊。“中国通商银行”旧址成了咖啡馆，聚泰祥商铺现在是文创店。恒兴米行曾是中共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，如今改造成“百年东沙角”陈列馆。

但偏远区域尚未改造，这种“新旧并置”，让人心情复杂——如同看见一位穿着老蓝布衫的老者，袖口却露出崭新的智能手表，不知是该感慨岁月无情，还是庆幸生机未绝。

很多住户门前晒着鱼鲞。绿的网绳，红的鱼鲞，在冬日斜阳里一列排开。一位阿婆弯腰翻动鱼鲞，见我旁观，说：“晒两天就好吃了。”她手上不停，像这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，不问古镇往哪里去，只问今天的日头够不够。


东沙古渔镇